



生命
是一次燃烧
青少年
人生的第一个驿站
理想与奋斗相伴
鲜花与痛苦共生
领略名人的多彩华年
终于有一天
你也
在未来画上了
大写的人生

主编：林乾

中外名人的青少年时代系列丛书

文学家卷

契诃夫的青少年时代

赫 坚 编著

时代与家庭
苦乐童年
寻求尊严
义务、道德与责任
平庸与奋进
走向成功

现代出版社



中外名人的青少年时代·系列丛书
——·文学家卷·——

契诃夫的青少年时代

主编 林 乾
编著 赫 坚

现代出版社

编者的话

时光在流逝，生命在燃烧。当我同理想和希冀相伴的青少年时代依依惜别，即将步入厚重而凝滞的中年时，一种“人生几何”的感喟时常萦绕于怀。遥忆往昔贫寒的童真岁月，仍愿咀嚼那涩涩的酸楚中播撒出的永生不灭的希望之火。

幼年的时候，家乡总共不过百种物品的“百货店”里，竟有一个柜台是专门售书的。在这里，我发现了牛顿，知道了高尔基，认识了列宁，记住了鲁迅。记得那是小学三年级的事。一日放学回来，一位女同学悄悄地对我说：“供销社来了一本好书，去看看！”我们一同跑到柜台，一看是《闪闪的红星》，价格是3角5分钱，这在当时是7个鸡蛋的价钱。我一连三天，每天放学都要去看一看那本书，很怕被别人买走。第四天，我终于鼓足勇气，对母亲说明了缘由。我怯生生地站在母亲面前，好长时间母亲没有说话，母亲那慈爱的目光永生留在了我的脑海里。我拿着3角5分钱，终于

ABD12/10

如愿买回了那本书。“那一年，我七岁，听大人们说，闹革命了……”一晃，20多年过去了，当我面对苍老的母亲时，仍会清晰记得买书的情景和书中的故事。

今天，当我踏上生于斯、长于斯又阔别多年的故乡土地时，先要找回的还是少年的梦。还是那个位置，还是那个供销社，房屋早已翻盖一新，店主当然不再是戴着近视眼镜、眼睛一眨一眨的老师傅。除“大件”外，几乎和城里的物品一样丰富、应有尽有。可柜台里再也找不到一本书。当我看到读初一的侄子和小学五年级的侄女的书架上，课外书几乎都是“机器猫”、卡通之类时，联想到目前流行的少年消费成人化的倾向，喉咙里似乎有什么东西难以下咽，心里沉甸甸的。时代不同了，教育的内容、目标和对象都在发生变化，社会改革和财富增长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我没有恋旧癖，更无意美饰贫乏的年代。但当怀念起童年少年时代那种难以忘怀的景象时，内心深处总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在走向富裕的路途中多多少少还应弥补一些遗憾。凡是关心青少年成长的人们，都应当深思。

人无法超越生命的自然极限，但可以超越生

命本身。人类正是通过他们的创造将自己的文明史推向前进。当我驻足在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前，分明感受到伟大人物的人格力量和生命的另一种延续。……毫无差错却被外公毒打；不是为了几枚铜板而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气在棺木上睡觉；不是为了消遣而是为了不灭的理想在阴暗的面包房里读书：这一幕幕情景仿佛伏尔加河畔不屈的少年高尔基就站在我的面前，与苦难的命运进行抗争。出身贵族家庭却自幼身残的拜伦，在高贵与卑贱的矛盾中让内心的苦楚升发出一种倔强、刚毅和力量。苦难确是人生的最好教科书。当他们用心灵慢慢消受种种不幸时，也在创造一种辉煌和永恒。“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每一次记起陈独秀《敬告青年》中的这几句话，都有一种催人奋发的鞭策力量。对于不再拥有生命自然时段上的青少年时期的我，真想让心灵再走一番青少年的路：热爱生命吧，因为生命是一次性“消费”；珍惜青春吧，让青春的亮点变成一片光明，普照以后的所有生命里程。

影响人类文明史的中外名人在他们有限的生命里，创造了辉煌和永恒。他们的许许多多成功

在青少年时代就奠定了基础,如毛泽东、周恩来等,他们在青少年时代就怀有救国救民、为中华崛起而发奋读书、创业的信念,这种信念强烈地影响了他们的一生。名人成功以后的事迹为人们所熟知,但他们成功之前的历史却鲜为人知,这方面的材料也很缺乏。本书对名人的家世、家教、兴趣爱好以及对其一生有影响的人和事等着墨颇多,尤其探究了中外名人之所以成功的主客观因素,我们由衷地希望这番努力对成长中、探索中的青少年会有所裨益。

林乾

1997年2月于中国人民大学

中外名人的青少年时代·系列丛书

编委会

学术指导	廖盖隆	姜思毅	赵宝煦	王瑞璞
主 编	林 乾			
副 主 编	周知民	王国君	王 林	田 泉
编 委	王丽娟	王增宁	句 华	张守龙
	陈瑞玲	林秋朔	郑 毅	缪晓敏
编 著				
于奉春	王巧兰	王立君	王丽娟	王 林
王国君	王 虹	王增宁	王增骅	孔朝蓬
史义军	厉永平	句 华	冯 吉	田 泉
田毅鹏	宋显武	刘 琼	刘方民	刘建华
刘金洲	刘 研	孙 琰	江继海	杜海燕
孙海蛟	孙维义	杨立军	邱立君	吴兰萍
吴亚文	何 进	李 利	李宏升	陈瑞玲
周 力	张白羽	张守龙	周知民	郑显文
林秋朔	周 晨	郑 毅	赵俊芳	赵荣海
姜维东	姜 晶	陶玉霞	赵翁有利	袁学哲
桑秋杰	徐展鹏	徐景芳	袁福珍	郭蕴兰
唐 赞	徐常青	寇鹏程	傅 扬	程建华
辛秀丽	赫 坚	潘淑梅	樊 颖	薛伯成

目 录

1. 时代与家庭.....	(1)
2. 苦乐童年	(17)
3. 寻求尊严	(37)
4. 义务、道德与责任.....	(51)
5. 平庸与奋进	(71)
6. 走向成功.....	(100)

1. 时代与家庭

19世纪初期的俄罗斯，古老的农奴制度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而俄国资本主义也在农奴制度之下缓慢发展，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农奴制度的基础开始动摇了。

1801年弑父继位的亚历山大一世，在对内政策方面标榜“自由主义”，想通过对已经出现的资产阶级作某些让步，以微小的改革来巩固农奴制度，防止革命发生。为此，他成立了“国家改革草案机密委员会”，于1801年草拟法令，允许小市民和国有农民购买无人定居的土地；1903年颁布关于“自由耕种者”的法令，允许地主在农民付出巨额赎金的前提下自由释放农奴。然而，在连续取得对瑞典和土耳其战争的胜利，尤其是在反对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胜利以后，他便揭去了“自由主义”的假面具，开始了更加反动的统治。他全面推行军屯制度，使屯兵全家终日过着苦役般的生活，这种古代斯巴达式的军事奴隶制度，给广大农奴带来了更深重的灾难，也更加暴露了农奴制度的腐朽与黑暗。

在资本主义因素增长、封建农奴制度危机加深的条件下，意识形态领域也产生了反响，从而爆发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在镇压“十二月党人”起义中登上皇位的尼古拉一世，便采取了残酷镇压的手段来挽救现存制度，他加强了政治警察活动，在沙皇办公厅下设第三厅，权力凌驾于一切国家机关之上。为防止革命思想传播，1826年颁布了严格的书刊检查条例；1828年颁布新的学校条例；不久又制定了反动的教育纲领，将农奴制度称为稳定正常的制度，奉为俄国社会的国民精神；而军屯制度的扩大，则使全国变成了一个农奴制的大兵营。尼古拉一世的反动统治，并没有能够制止群众运动的发展，被“十二月党人”唤醒了的俄国人民，要求废除农奴制度的斗争情绪日益高涨，从而在19世纪上半期产生了反对农奴制度的杰出革命思想家赫尔岑、别林斯基以及19世纪中期的革命民主派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

1853年至1856年的古里米亚战争沉重打击了沙俄的国际威信。战争的失败，更充分地说明了农奴制度下俄国政府的腐败无能，加速了革命形势的成熟。一切社会矛盾都空前尖锐化、表面化了。革命民主主义者积极展开活动，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了解到农奴制度已摇摇欲坠，必须在革命未爆发之前作适当的改变，“自由主义者”也趁机活动。尼

古拉一世死后,1855年2月亚历山大二世即位。他素来反动、保守,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也为群众的革命斗争所震慑,认识到“必须尽快用自上而下的改革来阻止自下而上的革命。”“从上面解放比等待从下面推翻要好些。”

1861年3月3日(俄历2月19日),亚历山大二世正式签署了改革法令和关于废除农奴制度的特别宣言。这是一次具有资产阶级改革性质的行动,成为俄国历史上,从封建生产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折点。它扩大了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基础,建立了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但由于改革的不彻底,使得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而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和大量封建残余的错综交织,就成为19世纪下半期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征。

这个史无前例、纷繁复杂的历史大前提,造就了19世纪俄罗斯进步文学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艺术家”——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这个独特的时代与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独特的个性相结合,构筑了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不断探索的一生以及优秀的品格和辉煌的文学成就。

1860年1月17日,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降生在塔干罗格市波利采依斯基大街格努托夫的住宅,即一个小杂货铺的业主巴维尔·叶戈罗维奇·契

诃夫的家里，取名叫“安东尼”。这是一个“血管里流着农民的血”的家庭。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的祖父名叫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契诃夫。他早年是俄罗斯沃罗涅日省的农民，在当地地主契尔特科夫家里当一名农奴。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是一个性格十分顽强，而且充满着智慧和俄罗斯人所特有的卓越天赋的人。他具有着超凡的组织工作和管理工作的才能，同时，他也是一位脾气乖戾、性情专横的人，发起脾气的时候，又常常会毫无人理。在他艰辛的农奴生活中，从他很年轻的时候起，便抱定了自己坚定的生活目标和理想，这就是要使自己和他的孩子们都能够获得人身自由，为此，他埋头苦干，进行了长时期的奋斗。

他是个生逢其时的幸运者，最早的机遇是在1903年沙皇政府颁布的“自由耕种者”法令以后。法令中允许地主在农民付出巨额赎金的条件下，可以自由释放农奴。然而，法令被农村的地主们所利用，当时所释放的农奴数量实在是太少了，而且，作为一个农奴，自己又到哪里去凑齐那天文数字般的赎金呢？但这毕竟给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契诃夫带来了巨大的希望。他所工作的庄园地主契尔特科夫，有一个儿子是当时著名的托尔斯泰主义者，这种泛劳动主义的主张和信念在他的地主家庭里也不断地产生着影响。契尔特科夫面对骚动起来的农奴，

也面临着如何维护好自己庄园的大问题。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契诃夫的精明强干与出色的才能终于引起了他的注意,利用好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的能量,不仅会使他本人忠心尽职,更可以收到笼络人心、安抚农奴的目的,更何况任何人的的人身自由也都是要以这巨额赎金为代价的呢。但契尔特科夫还是没有释放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他安排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在庄园中做了一名专职的管理人员,这个受人尊敬的职位使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很满足,也使契尔特科夫仍能照常地控制着他的一切。

地位上升以后的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也有了更多地积攒起自己家产的机会,他的精干使其工作受到欣赏,他还抓住时机,去做了几次批发家畜的生意。多年以后,他省吃俭用,苦心积蓄,终于使财产的数目急剧地增长起来了。就在这个期间的 1841 年,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终于以 3500 卢布的巨大数目,从地主契尔科特夫手里赎买出了他自身以及他的妻子和 3 个儿子。这笔赎身费花尽了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的全部积蓄,他再也拿不出一笔赎买出自己女儿的费用。或许是地主契尔科特夫的恻隐之心起到了作用;或许是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大半生的忠诚劳作感动了地主;或许为了无法阻止的趋势而收买人心,总之地主契尔科特夫将他的女儿也一并释放了。长时期的艰苦奋斗,终于获得了渴望

中的人身自由，实现了拯救全家的生活目标和理想。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十分兴奋，他吹呼、跳跃，他要为家庭的兴旺从事新的奋斗。

获得人身自由以后，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把一家人搬迁到了顿河流域普拉托夫伯爵的庄园，在这里，他以自由之身和出色的才能，担任了一名管事的工作。

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亲身经历了长期的被奴役、受压迫之苦，他将自己农民的血、农民的本性传给了孩子们；在他以后的一生当中，他的工作也始终是做着受人差遣、为他人作嫁的差事，他对于自己的每一件工作都是十分投入的，对于自己身上的各个方面的要求也都是严格节制的。但是，历史是奇妙的，这个受惯了奴役的人，竟然“在信仰方面是一个热烈拥护农奴制度的人”（1903年2月11日契诃夫致克尼碧尔—契诃娃的信），他所遭受的苦难，并没有能够使他认识到农奴制度的本质与罪恶，蓬勃发展的国内农民的反抗斗争，也难以影响性格倔强、只认死理的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别人长期施加到他头上的一切，更被看成了金科玉律，理所当然。因此，在他担任管事工作的时候，他对于自己所管理的农民也是非常严厉、苛刻的。在家里他更是表现为专横、任性和暴虐，全家人的人身自由，仿佛又都完全掌握在了他的手里。

在他乖戾的性格之中，还隐藏着一种耽于幻想的怪癖，从而构成了他家族的又一特色。他的儿子巴维尔·叶戈罗维奇（安东·巴甫洛维奇的父亲）在专制和横暴方面本来比他自己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他却能够在儿子的身上看到一种别人没有察觉出来、也不可能察觉出来的隐蔽的、安静的、耽于幻想的性格，而把他这个根本不是什么“安静的”人称之为“亲爱的安静的巴维尔·叶戈罗维奇”。耽于幻想这一点，成为了自祖辈起至三代人身上都具有的一种和艺术秉赋有关的显著特点。

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是一个十分严厉的人，可他在给儿子的信里，却时常会取笑自己。他显然不仅读到过《圣经》，而且也还的确看过几本小说，因而他使人想象不到这个昔日的农奴竟还会使用“文学”笔调。“我在忙着收割庄稼，烈日把庄稼都烤干了、晒焦了。契诃夫老汉流着汗水，忍受着幸福的阳光的沐浴和烘烤，但是夜里睡得很香。”在这里，他使用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这突然的改变使人惊奇不已。他还喜欢派头十足的措词“兹因事体繁忙，时间不敷，不能与吾之爱子爱女游戏，借此沉闷之信纸，聊诉衷曲。”很有几分像中国的传统老汉从唱本上学来几句文言的味道。

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在劳碌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以他顽强的奋斗精神，实现了自己及家人的自

由梦想,更为他的几个儿子都找到了自由人的工作,并使他们脱离了农民生涯。米哈伊尔在卡鲁格地方当上了一名称职的装订工人,米特罗方则做了一名店铺的伙计,后来也成为了塔干罗格市的一名独立的“商业家”,“安静的”巴维尔·叶戈罗维奇则在塔干罗格市一个大商人的店铺里当上一名“小伙计”,后来被提拔为帐房的管事。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也把他自己严厉的性格、倔犟的脾气、耽于幻想的特征等一切的优点、缺点,都一并地遗传给了他的子女们,而在他的“爱子爱女”之中,巴维尔·叶戈罗维奇更多地继承并发展了他那耽于幻想的特征,并把它变成了一种明显的艺术才华。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的父亲巴维尔·叶戈罗维奇·契诃夫,在解脱了农奴身份以后的第三年,即1844年,就独自离开了父亲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工作的普拉托夫伯的庄园,来到了塔干罗格市里闯生活。这年他才19岁,他在塔干罗格市议长——当时很有名望的当地商人柯贝林家里,找到了一份帐房管事的差事,依靠自己辛勤的劳动来换取微薄的薪金。他必须卑躬屈膝地从早到晚伺候所有的人,甚至当别人无故打了他耳光的时候,他也只能是强作笑颜。在十多年的卑微工作中,他也像自己的父亲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一样,确立了自己坚定的生活目标,那就是一定要摆脱这种不是奴隶而又胜

似奴隶的卑微状况，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自由人。他也是一个喜欢气派的人，他甚至一心想着将来要开设一家自己的“商号”，成为一名像样的商业家而不是一个小店铺的小老板，甚至要超过现在的东家柯贝林。他拥有着十分顽强的遗传性格，他的奋斗终究要达到目的。

1857年，他的目的开始实现了。他在塔干罗格开设了自己的小杂货铺。出售茶叶、砂糖、肥皂、香肠等小商品，也兼营服饰用品等等。他像自己的父亲一样，非常严格地对待自己的“商业”事业，严格管理并努力形成自己的经营秩序，以发家致富。然而，他又不完全像自己的父亲那样，在自己的奋斗目标上勇往直前，义无反顾而又完全彻底，他虽然常常自诩为“商业家”，但他内心的气质，更多地继承了父亲的另一面，具有着艺术家的特色，而他这种“艺术家”的灵魂，则时时干扰着他经营事业。

巴维尔·叶戈罗维奇发扬光大了父亲的幻想特征，成为一名多才多艺的人。他竟然通过自修的方式学会了拉小提琴，而且从此迷入此途；他还酷爱绘画，画过彩画，并且对肖像画很有些研究。他把自己对音乐、绘画的爱好都遗传给了自己的子女，“我们的才能来自父亲”，这是安东·巴甫洛维奇肯定的说法。他甚至能够使生活也像音乐那样严整和谐乃至庄严、壮丽。每天傍晚，他总是要和他的次子尼古